

## 欧洲十日行 华音赢喝彩

#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欧洲巡演收官

德国汉堡易北河畔,高大的玻璃“风帆”扬起在城市与港口之间——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里,一支来自中国的年轻乐团赢得了两千余名观众的起立鼓掌。十天、三国、五城,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5欧洲巡演近日在此收官,为这次以乐会友、文明互鉴之旅画上圆满句点。

亮出水准:5场演出平均上座率达95%

在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总经理任小珑看来,乐团巡演意味着平等的交流与合作,而到访古典音乐的发源地欧洲,更是融入世界音乐版图的重要探索。

72岁的韩国指挥家郑明勋,是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候任音乐总监;28岁的华裔钢琴家刘晓禹,是第十八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冠军,他们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合作都开始于2014年。

今年7月底,一支凝聚着友情与信任、代表着亚洲音乐力量的巡演团队正式集结,携陈其钢《五行》、普罗科菲耶夫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组曲选段、拉威尔《G大调钢琴协奏曲》、圣-桑《第三交响曲“管风琴”》这套中西合璧的曲目,向欧洲主流艺术殿堂进发。

8月,从英国爱丁堡、萨弗伦沃尔登,经西班牙桑坦德,到德国科布伦茨和汉堡,巡演5场音乐会平均上座率达95%,3场售罄。

迎接挑战:深入欧洲音乐生活腹地

艺术的联结无关声名、不分远近。不同于爱丁堡和汉堡两座大名鼎鼎的艺术重镇,萨弗伦沃尔登、桑坦德、科布伦茨三站的知名度虽不甚显赫,但郑明勋认为,这是走出舒适区、打开新视野的挑战:英国中世纪小镇萨弗伦沃尔登距伦敦仅一小时车程,再加上萨弗伦音乐厅极佳的声学设计,这里集聚不少资深乐迷;在桑坦德国际艺术节74年的历史上,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是首支登台的中国乐团;科布伦茨的演出地赛纳冶炼厂铸造大厅是一处工业遗址,并非常规的音乐厅,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烈日当头,全程考验着乐团的意



志与应变能力。

“我们走到这些地方,深入了欧洲音乐生活的腹地。”任小珑说,“未来,我们希望能与欧洲市场、与全球乐坛保持持续定期的互动,一步一步走近行业的中心地带。”

“适逢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,我们希望巡演以交响乐为纽带,架起文化交流新桥梁。”国家大剧院副院长赵海英说。

来源:北京日报

## 制片人谈浪浪山:“一开始就想用短片撬动长片”



正在热映的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票房已破10亿,成为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电影票房冠军。片中的四个小妖怪燃爆今年暑期档,再次让中国动画电影热烈滚烫。影片复古水墨的画风以及对打工人职场困境的隐喻,引发无数观众的情感共鸣,“我们每个人都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。”谈及影片的成功,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总策划、制片人崔威在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时表示,“小妖的故事就是每个普通人的故事,它在讲述每一个无名,但具体而鲜活的你我他。”

打造“最不像唐僧师徒”的小妖
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讲述了四个妖界体制内的底层小妖——小猪妖、蛤蟆精、黄鼠狼精和猩猩怪,假扮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,一路既充满荒诞也满怀热血的故事。崔威透露,电影特意选择了动画中不常见的四种动物组成主角

团,这种身份使角色更能呼应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。“小妖的形象也不出众,甚至有点丑得有趣,我们就是要营造小人物干大事的反差感。”为了进一步营造这种反差感,四个小妖的性格设定也和原师徒四人截然对立。全能的齐天大圣变成了社恐的猩猩,意志坚定的唐僧变成了见机行事的蛤蟆,存在感最弱的沙僧变成了话痨的黄鼠狼,懒散贪吃的八戒则成了充当团队核心驱动力的小猪。“我们希望打造四个最不可能扮演唐僧师徒的人,如果观众为这种反差感到滑稽和不可思议,那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喜剧效果。”

探索动画电影新生产模式
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沿用了2023年上线的动画剧集《中国奇谭》第一集《小妖怪的夏天》的核心设定。表面上,电影的制作和上映源于短片的成功,但崔威透露,她一开始就是想“用短片撬动长片”。当她和监制陈廖宇、导演於水看中《小妖怪的夏天》的延展潜力后,便策划长短两部动画同时构思和创作。于是,在《中国奇谭》前期分镜制作完成后,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便进入剧本创作环节。当《中国奇谭》完成画面制作时,长片的制作和前期也已经准备充分了。

崔威非常推崇这种双管齐下的制作模式。一方面,《小妖怪的夏天》可以被视为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的效果测试,前者的市场效果预示了后者的市场可能性。另一方面,短片制作也培养了一个可以为长片生产助力的团队,而这大大缩短了动画电影制作的周期。《浪浪山小妖怪》生产周期之短之顺利,在国内二维动画项目中都是少见的。正是创作和制作团队的凝聚力,让我们有了启动长片的信心和勇气。”

每个小人物都值得书写

事实证明,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成功地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,不少人开始将日常的职场与生活困境称作“浪浪山”。崔威透露,导演在创作伊始并未有意表达类似的主题,而她在看完分镜后感觉这个故事里充满了职场隐喻,大家才开始朝这个方向挖掘创作的可能。“导演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,这时就需要包括监制在内的团队去挖掘导演沉默的深意。我们后来也鼓励导演在创作上主动对应来自家庭、职场和朋友等各种现实生活的困境。”

至于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最想传达的主题和共鸣点是什么,崔威说,答案就在电影的英文标题“Nobody”里。Nobody在英文里是“小人物”的意思,《西游记》原著中小妖怪也被称为“小的们”。这一词汇指向生活中所有没有成为主角、没有被历史书写的人,是取经路上师徒四人之外无名无姓的小妖。“但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难道就不值得书写吗?我们都具体地生活过、奋斗过、幸福过、痛苦过,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即使我们不会在历史中留下名字,但只要我们像片尾小猪喊出的那句话一样,努力‘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’,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,我们就是自己取经路上的主角。”

来源:北京青年报